

第九回 重結鴛鴦雙得意

詩曰：

良才豈許等閑尋，遇合姻緣本素襟。

東閣無賢誰物色，西廂有女是知音。

奇才析賞如珠玉，佳句吟成當瑟琴。

自得美人題品後，果然一字值千金。

卻說劉有美、張良卿自送詩後，各人心上盡道姻緣有分，十拿九穩。候詩案出來，連候數日，並不見有消息。

一日，走到學前，祇見已掛了錄考的告示，那些秀才一個個都打點文戰了。劉有美看上好不驚訝，張良卿聞知也像老鼠遇著了貓，無處躲避，祇得又去尋問周榮。周榮也祇沒法。惟有柳友梅曉得了錄科的消息，心下暗想道：“雪公此舉名雖錄科，實欲擇婿，似我柳友梅這樣一個才貌，諒與他令媛的德容也想配合得過。祇是一件，我記得靜如老僧詳夢說，我的姻緣不在梅邊，定雪邊。又況那日湖上相逢，乃是兩位佳人，今雪公一女安能遂抵二美乎？”心下雖這樣想，但考期已近，不得不到杭城。隨即稟知母親，叫抱琴挑了琴劍書箱，主僕二人一徑行過錢塘江，復到棲雲菴寓下。

次日，雪太守親臨考校，那些秀才，哪一個不獻出萬斛珠璣、千萬錦繡來取功名，然又且雪太守自那詩題一出，將擇婿的風聲播傳於外，這些少年子弟也有不為功名反為著佳人的，如柳友梅者，正復不少。正是：

金榜名標方得意，洞房眷美實縈情。

十年未識君王面，已信嬋娟多悟人。

誰知雪太守心上，名雖錄科，也實為著擇婿。這一日坐在堂上，出題後，便將這些秀才遠遠的一個個賞鑒過，然酸的酸，腐的腐，俱祇平平。內中惟有一生，生得：

面如滿月，脣若涂朱。眼凝秋水之神，眉萃春山之秀。胸藏錦繡，風檐下頃刻成文；筆落天花，瀟灑間立時作賦。漫言太白識荊州，允信歐陽遇蘇軾。

雪太守看在眼裏，心上暗喜道：“若得此生，內外俱美，誠佳婿也！但不知可就是前日題詩的，我且試他一試。”便提朱筆，在題目牌上判下兩個紅字，道：“如有少年名士，倚馬奇才，不妨親遞詩文，本府當面請教，實係真儒，定行首擢。”

雪太守判了，左右傳下，那些書生看了，不覺又驚又喜。驚的是枵腹難醫，眼見得必無我分；喜的是朱衣暗點，僥幸得萬一成名。祇有柳友梅聽見，好像玉殿傳牌報他中狀元的，滿心歡喜，暗想道：“雪太守好有心人。這分明要鑒別文才，面觀人物，選擇東床的意思耳。料吾詩句雖佳，祇是文詞未闕，今日乘此機會，正好去面呈一番，不惟使雪太守知我柳友梅的文才，也使他認得我柳友梅的面貌，那姻緣事就有根了。”思算已定，柳友梅作性更快。

不半日，便做完了文字，柳友梅就親遞到雪太守面前。雪太守看見柳友梅一表人才，昂然氣宇，便起身相接。柳友梅行過禮，便呈上文字道：“生員末學菲才，幸遇老公祖作養人才，特蒙面試，鬥膽獻醜，乞賜垂青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本府素性愛才，既逢佳士，敢惜品題；況得親見臨文，興復不淺。”說罷，便將柳友梅的文字細細翻閱，真個是：

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。萃山川之秀氣，玉琢金相；奪天地之英華，龍姿鳳彩。洵是文章面黼黻，果然翰墨吐絲綸。

雪太守看了，連聲稱讚道：“好美才！好美才！本序遍訪遺賢，曾無真士，不意近在股肱。未能物色，深負冰清之鑒矣！”忙問名字，柳友梅忙打一恭道：“生員姓柳，名素心，字友梅，原籍山陰，今進在錢塘學中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貴序既係錢塘，為何前日詩篇裏邊，不見有賢契名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生員下裏微詞，本不敢爭歌白雪，但已親送學宮，何至浮沉未入玄鑒？”雪太守爽然自失道：“可又奇了！既如此，賢契可將前日所詠原詩，今為寫出，待本府查驗便知。”說罷，就取兩幅花箋，遞與柳友梅。柳友梅接了，隨即揮毫，將原和的《春閨》、《春郊》四首逐一寫出，呈上雪太守。雪太守看了，但見寫得龍蛇飛舞，字字有神，已自不同，祇是詩句唸來卻與張、劉二生一字不差。雪太守看了，心上已曉得柳友梅是個真正才子，前日之詩，自然是盜襲的了。祇不說破，道：“賢契佳句，本府今帶回領教。”柳友梅見雪太守讚他文字，又要他錄出原詩，分明已有心了。兩人心照，遂各別不題。

祇有劉有美是日聽得柳友梅親遞文字，心上已自驚訝，又聽說太守要他錄出原詩，分明青天裏一個霹靂，神魂都嚇散了，文字也做不出，祇得勉強完篇而去。張良卿聽說，也知馬腳已露，心上突突如小鹿撞的一般，文字本來不濟，那日被此一嚇，便祇字也沒有，祇得曳白而回。正是：

假雖終日賣，到處有疑猜。

請看當場者，應須做出來。

且說雪太守回衙，見了二小姐，便笑說道：“吾今日為汝二人得一佳士矣，快請你母親與他商議。”不一時，雪夫人已到。雪太守道：“我日前因受了梅道宏之託，為著如玉甥女的事，又為自己瑞雲孩兒的事，故把詩題為由，遍訪良才，實欲尋覓佳偶，以完二女終身。不料闖遍杭郡，竟無一人。前日祇有張、劉二生的詩句清新俊逸，我以為得此兩賢，實為雙美。不道又是盜竊人長。”二小姐聽說，兩下驚疑。雪小姐忙問道：“爹爹，他盜竊誰來？”雪太守道：“盜竊的是山陰柳友梅的詩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可就是相公曾說憶念有日的柳友梅麼？”雪太守道：“然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那生果然生得人物何如，才學出眾否？”雪太守道：“那柳友梅生得面如宋玉，才比相如，自不必說。祇是他頃刻成文，真個萬言倚馬，我已目擊。他日雲程定在玉堂金馬，功名決不在我之下。祇不知他可曾授室。”夫人道：“若他還未有室，便可與他議姻。”雪太守道：“祇是還有一事要與夫人商議，我想此生才貌實為全美，若將此生配了瑞雲，恐如玉甥女說我偏心；若將此生配了如玉，又恐瑞雲女兒說我矯情。若要捨此柳生，分外再尋一個，又萬萬不能有此全美。我想昔日娥皇、女英同事一舜，古聖人已有行之者，我見他姊妹二人，才貌既仿佛，情意又相投，我意欲將來同許下柳生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既是相公主張，料應不差，我正慮瑞雲年幼，不堪獨主蘋蘩，若得甥女作伴，彼此相依，實為兩美。況且此生才貌兼全，更為難得。祇是梅姑夫遠任，不知他意下畢竟何如？你我不好便自專主。”雪太守道：“道宏臨別，將擇婿一事當面囑託我，今日此舉，可

為不負前言，祇是他尚未知一木雙棲的緣故耳。我到明日姑心許之，將一字寄到閩中，俟道宏回信，然後聯姻，未為晚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相公所言甚為有理。”隨指著二小姐說道：“祇不知他二人心下何如耳？”雪太守道：“這也不難，我明日還要請那柳生面試新詩，我就叫他姊妹二人各出一題，若是做來的詩如玉中意，便配了如玉；瑞雲中意，便配了瑞雲。若他兩人心上都中意了，我便將來同許下柳生，這便大家如願矣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在旁聽見，各自低頭不語，心上都暗喜不題。

雪太守到了次日，隨即差人往錢塘學裏來請柳友梅。差人領命，走到學前要尋柳友梅，卻好撞見周榮老兒。喫了幾杯早酒，在那裏走來，差人認得是周齋夫，便問道：“老周我問你，學裏柳友梅相公的下處在哪裏？府裏太爺相請哩。”周榮聽說柳友梅，誤認是劉有美，順口的答道：“劉有美麼，太爺為何請他？”差人道：“就為前日詩文，太爺中意他，今早特來請。”周榮笑笑道：“嘎，原來如此，這樣我同你去，要喫報喜酒，賺他報喜錢哩！”差人道：“就是。”便一心認是劉有美，一徑同著差人，走到劉有美的寓所。誰知劉有美祇為做了虛心的事，前日錄科時節，聞知消息不好，仍恐雪太守查驗起來，不好意思，便連夜出城，一道煙走了。

此時周榮同差人來尋他，早已窺其戶闌其無人了。差人道：“既不在此，你且同我去回復太爺，再來尋請便了。”周榮道：“我不去，你自去回太爺便了。”差人道：“是你本學相公，今既不在，便回去回復何妨？”周榮料沒其事，祇得同來回復。差人稟過，雪太守忙喚周榮問道：“柳素心是你本學生員，為何請不到來？”周榮聽見說柳素心三字，心上喫了一驚，半晌的不能言語，尚記得詩箋上名字有個柳月仙，沒有柳素心，因支吾道：“在學的是柳素心，送詩的是柳月仙。如今老爺要請的是柳友梅，因此小人認錯，不曾請到。”雪太守道：“你且記來，柳素心是誰？柳月仙是誰？如今本府請的柳友梅又是誰？”周榮道：“柳月仙想就是柳素心，柳素心就是柳友梅。”雪太守笑笑道：“蠢奴才，既就是他，為何不去請來？”即著原差同去請到回話。卻說周榮祇認是劉有美，哪曉得太守要請的是柳友梅，祇得同著差人尋到柳友梅下處，差人呈上名帖，柳友梅隨即同著二人來到府中。

雪太守接見，柳友梅行禮過。雪太守忙問道：“月仙二字可也是賢契的佳字麼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此乃生員偶爾取意，何敢蒙公祖太宗師稱問？”雪太守忙在袖內取出一幅詩箋，遞與柳友梅道：“這詩箋可也是賢契的佳詠麼？”柳友梅看見方驚訝道：“此乃友人張良卿所詠，為何冒附賤名？”雪太守又在袖中取出二幅詩箋，遞與柳友梅道：“這詩句可也是貴同學的佳篇麼？”柳友梅復接來一看，方恍然大悟道：“這四首詩通是生員的拙詠；二首在西湖遊玩，同友人劉有美做的；二首是月下聞吟，同友人張良卿詠的。為何通被他二人竊來，若非老公祖冰鑿，生員幾為二生所賣矣！”便指著周榮說道：“前日詩箋，通交付你送進來的，為何差錯至此，反不見我的原詩？”周榮至此嚇得面如土色，魂都不在身上，哪裏還開得口。跪在地上，祇是磕頭道：“小人該死，小人該死！”雪太守怒罵道：“原來是你這該死的奴才作弊更換，幾乎誤我大事！”周榮道：“小的焉敢更換，通是張良卿、李君文二人叫我更換的，小的不合聽信他，小的該死了。祇是那個劉有美的詩，是央及我送一送來，不知他怎生更換的，一發與小的不相干。”雪太守大怒，叫左右將大板來把周榮打了三十，革退學役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雪太守責罰了周榮，方纔邀柳友梅到後衙來，隨即看坐。柳友梅謙遜了一回，方纔坐下。茶罷，雪太守便道：“昨見賢契詩文，真個字字珠玉，令人不忍釋手。今接芝字，不勝慶幸！”柳友梅道：“生員學淺才疏，蒙老公祖作養，俯賜登龍，實出望外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賢契青年，椿萱自然並茂，但不知貴庚多少，曾授室不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先京兆已去世七載，今止家慈大堂，少違庭訓，虛度二十，未有家室。”雪太守聽說未曾娶室，心上滿懷歡喜，便道：“原來就是柳京兆先生的令郎，失敬，失敬！今得賢契如此美才，柳氏可謂有子矣！天之報施，自不爽也。”隨吩咐左右，擺酒在嘯雪亭。即領雪公子出來，也拜見過，此時雪公子已有一十多歲了，取名繼白，表字蓮馨，生得面龐與瑞雲小姐一般。柳友梅有心，便仔細將雪公子一看，但見：

垂髫之貌，總角之年。

姿神娟潔，骨格仙妍。

美欺宋玉，秀萃文園。

佇看擲果，不讓潘安。

柳友梅看見，心上暗喜道：其弟如此，其姊可知。相見過，柳友梅因見了雪公子的儀容，一發添了許多思慕愛悅的光景。

雪太守道：“前讀佳句清新，有懷如渴，昨者偶同小兒試拈二題，還要求賢契一詠，幸勿吝珠玉，以慰素懷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生員碌碌庸才，焉敢班門調斧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對客揮毫，文人樂事，況本府有意相求，俾得親見構思，益遂幽懷矣。”說罷，隨叫左右在裏面傳出二題。雪太守隨即接過一看，遞與柳友梅。柳友梅接來一看，原來是兩個詩題：一個是《尋梅》，一個是《問柳》。《尋梅》逢字為韻；《問柳》緣字為韻。柳友梅暗點點頭道：“那詩題出得好深情也，好慧心也。《尋梅》以逢字為韻，是叫我去尋覓相逢的意思；《問柳》以緣字為韻，是叫我訪問有緣的意思。若非那小姐的深情慧心，安得到此？料想詩人筆伏，必無此閨閣幽情也。”心下纔這般想，雪太守已叫左右，將文房四寶端擺在嘯雪亭，就請柳友梅到亭子中來，但見亭子內：

圖書滿壁，光生畫錦之堂；筆墨盈几，文重洛陽之價。茶煙清鶴夢，常留叔夜共聆琴；花雨釀蜂聲，時有南州頻下榻。怡情何必名山業，能遠塵樊即隱淪。

柳友梅看見亭子內花香草嫩，筆精墨良，又一心想著小姐的深情遠韻，不覺興致勃勃，詩思雲涌。提起筆來，如龍蛇飛舞，風雨驟至，不一時，滿紙上珠璣錯落。正是：

讀書破萬卷，下筆掃千軍。

漫道謙為德，才高不讓人。

柳友梅須臾之間，即將二詩呈上，雪太守見了，真個滿心歡暢，不覺連聲贊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！不惟詩思風雅，又捷敏如此，幾令老夫亦退避三舍矣。敬服，敬服！”看了一遍，遂暗暗叫人傳進後衙，與二小姐看。

不一時，左右擺上酒來，柳友梅慌忙辭謝道：“生員荷蒙台寵，得賜識荊，何敢更叨盛款。”雪太守道：“便酌聊以敘情，勿得過遜。”柳友梅祇得坐下，雪太守到上坐了，雪公子與柳友梅對面相陪，已分明行翁婿的禮了，三人歡飲不題。

且說柳友梅二詩傳進與二小姐看，原來是《尋梅》二字是梅小姐出的，《問柳》二字是雪小姐出的。梅小姐就將尋梅的詩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尋梅

孤蹤何處問芳容，貞靜偏於雅客逢。

不向東風憐俗士，獨乘明月嫁詩翁。
幽心目斷寒山外，遠韻神馳洛水中。
吟得新篇無限意，思君擬欲託賓鴻。

梅小姐看畢，讚道：“果然好詩，深情遠韻，託意悠長，可謂言有盡，而意無窮！”雪小姐將問柳的詩也細玩一遍，祇見上寫道：
問柳

凝煙臨水獨嫣然，幾向東君訪夙緣。
待月有情應共玩，迎風無意倩誰憐。
絲綸莫惜枝枝吐，黃綠還教葉葉鮮。
逸韻柔姿憑折取，好留佳句動人傳。

雪小姐看過，便也讚道：“情詞婉轉，思致悠揚，詩句至此，我不能讚一辭矣。”二小姐各自看畢，又交互看了一回，兩人心上俱暗喜不題。

雪夫人見他兩人看詩中意，遂暗叫人傳與雪太守知道。雪太守與柳友梅談飲了一回，酒至中間，雪太守道：“賢契英年，又如此才高學博，正該宜室宜家，為何尚未授室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婚姻乃人生大事，生員別有一段隱衷，一時在公祖老師之前不敢說出，祇是終身關係，未能輕易許可耳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本府有一舍甥女，即新任福建梅兵備之女，本府受舍親之託，又見賢契如此美才，意欲親執斧柯，未敢雲淑女好逑君子，亦庶幾才士宜配佳人。不識賢契心下何如？”柳友梅聽說，心下暗想：我祇道他為著自己女兒的事，不道他僅為甥女的事。我想靜如老僧說，我的姻緣不在梅邊定雪邊，今番驗矣。便答道：“生員一介寒儒，雖蒙台命，何敢仰攀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愚意已決，老夫有一敝年家行淇泉的侄兒，也在山陰，當令作媒，到尊慈處說合，若蒙許允，賢契佳吟即作聘禮，俟舍甥女奉和原詩以為回聘之敬。賢契慎勿過辭。”柳友梅心上已自許允，祇不好便爾應承，祇得說道：“既承台命諄諄，當回去與家慈商議奉復。”二人又飲了一回，祇見天色將暮，柳友梅就告別而回。正是：

衫衣昔日嬪兩女，銅雀當年鎖二喬。
重結鴛鴦樂何限，佇看仙子降河橋。
畢竟柳友梅與二小姐婚配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